

建瓯文史資料

3

建瓯文史资料

第三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建瓯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组编

目 录

* 革 命 史 料 *

- 闽北地区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争……………陈贵芳（1）
建瓯县1940年前后地下党活动情况……………肖 敏（17）

* 革 命 人 物 *

- 张祯（张伯坚）、张沐参加革命过程……………张纯立（24）
耿耿忠心、铮铮铁骨——记方文治同志的革命生涯……叶参（60）
刘葆葵烈士事略……………沙陆墟（71）

* 旧 政 权 史 料 *

- 弊端百出的建瓯田粮处……………彩之、柏森、立强（78）
三青团在建瓯……………陈芑村（90）

* 旧 社 会 群 众 团 体 史 料 *

- 建瓯解放前各同乡会简介……………潘 芳（98）

* 戏 剧 史 料 *

- 建瓯感春平剧社始末……………黄良梓（104）
建瓯话剧史简介……………林昌明、黄葵、刘小秋（109）
建瓯话剧运动的点滴回忆……………林德发（117）

* 经 济 史 料 *

- 建瓯木材产销简史……………卓集成、杨敬村（127）

建瓯泽泻·····	冯震南、蔡遂之 (139)
龙村椎栗·····	陈祥龙 (148)

• 地 名 史 料 •

建瓯县地名漫谈·····	叶林搜集文史组整理 (153)
--------------	-----------------

闽北老根据地人民 的革命史料

陈 贵 芳

(一) 闽北地区的特徵

闽北地区辽阔，崇山峻岭，四季长青，翠竹劲松，蔚然成林，鸟语花香，风景独好，正是江南景色。闻名的武夷山，是闽北人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发源地，是祖国优美的风景区之一。但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反革命叛变后，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对人民进行残酷迫害和高压勒索，农村经济急剧破产。田赋杂税以及各种苛捐附加，更曾出不穷。农民交租一般山垄田占收获量百分之三十，半梯田百分四十至五十，洋面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高利贷月息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年息百分之五十至八十。人民如牛负重，因交不起租息苛税，不胜剥削受尽吊打、苦牢者有之，被迫卖子嫁妻，以致家破人亡者有之，民不聊生，纷纷起来斗争，因而投入中国共产党、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的革命洪炉中来。历年来为支持红军游击队，保存革命有生力量，虽遭受敌人“三光政策”血腥屠杀，仍前赴后继，坚持斗争终于取得伟大胜利，此闽北人民革命的英雄事迹应载青史，永垂不朽。

(二) 闽北老根据地范围

闽北老根据地是包括闽北老苏区和建、松政新苏区两大块土地。

老苏区以崇安为中心，其地域组成：为崇安全县六个区之全部，邵武东北部一个区，浦城西部一个区，建阳北部和西部两个区、光泽东北部两个区，共计十二个区，有十六万人口。另外还有江西的广丰、铅山等尚未计算在内。

崇安系闽北革命根据地，远在1927年就有党的领导，组织民众会，树立起第一个反对封建恶霸势力进行英勇斗争的旗帜，开辟了解放闽北人民的光辉道路，为广大群众所拥护。民众会成立伊始，就站在革命的最前哨，顽强地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斗争，因此崇安人民也遭受了敌人极其残酷的摧残和屠杀。如当时有十万人口左右的崇安，经过国民党屠杀后，仅剩下七万余人，这个数字还包括以后又从外省或外乡搬进来的。（约占全人口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由此可见其被毁的严重程度，直到解放为止，全县人口还只有七万四千五百余人。

新苏区系以政和的东平镇为中心，加上石塘等地共有两个区的面积。向外扩展以后，有松溪的梅口、路下桥等约一个半区，水吉的外屯豪村等一个半区，并发展到建瓯川石西北的大岭、当洋、古井、后洋一带，共有五个区，七万左右的人口，即当时所称的建（瓯）松（溪）政（和）新苏区。

(三)二十年来革命斗争史

(1)十年内战

1927年初崇安城内即有了共产党的组织；但自国内第一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以极端残酷的手段，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因之党又改换了斗争形式，保存力量，继续战斗。当时潜入农村的党员，有陈耿等领导同志在崇安的上下梅、岚谷、岭头等地，组织民众会，进行反对贪官污吏，苛捐杂税的运动。这一来，到处都获得了人民的热烈响应，他们不但积极支援，而且更参与了实际行动，这是整个闽北风起云涌、轰轰烈烈的搞了起来。1928年6月首先在上梅发动与组织农民起义，8月在白水瓦解了卢兴邦部十二枝枪，人民情绪更加高涨，没有几天，民众会就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於是又组织力量准备打五夫的敌人，但没有成功，只在外面缴到三枝洋枪。就在这两次所缴获的十五枝枪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人民武装，并收集了所有的土枪土炮和一切可以杀敌的武器，组织了民众总队，以陈耿任总队长。上梅是我们的起义区，有了人民武装，我们声势更壮大了，敌人也就在这时集合大量部队向我起义区进攻。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我们采取了分散隐蔽的方针，在敌人空隙里出没战斗，到处奇袭，到处突击，搞得敌人疲于奔命，无法应付。至1929年春，民众会已发展到一千余人，上梅、下梅、岚谷、大安、岭头及铅山的乌石岩等地民众会，分别编成九个连队，在敌人左、右、腹、背活动。192

9年12月我们七连在分水关外把敌人的收盐税兵打垮了缴获七枝洋枪，我们的声势更大了。当时即提出“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平粮、平款、平债”等口号，更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並扩大了武装斗争的根据地。当与赣东北苏区连接起来，取得紧密联系。

1930年闽北党奉命属于赣东北党统一领导，並派黄立贵、黄协仁、黄富武、邹其、萧绍等同志，建立了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县、区、乡苏维埃政权。那时闽北分区委书记为黄富武，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为邹其，苏维埃主席为祝维恒，民众会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北独立团，团长为黄立贵。领导机关均住在坑口，不久搬往洪溪。1930年秋天，黄道同志派来闽北，党的领导有所改变，由黄道同志担任闽北分区委书记，黄富武同志任青年团书记，邹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闽北独立团团团长黄立贵在这期间，曾打了许多漂亮的仗。1930年底，有很大发展，北至江西甘溪、石圻等地，南至建阳新源，而机关仍留住坑口。

1931年4月，方志敏同志率领红十军进入福建，首先打下了崇安的长涧原、四度桥、星村，赤石等敌人的军事据点。及崇安、浦城两县城，（不久又退出）建立起崇安、建阳、邵武、广浦等四位县委，进行了土地改革。1932年2月，中央又打下了建宁、泰宁、光泽等县城，更扩大了建阳、邵武、光泽，浦城及铅山，上饶，广丰等地区范围。1932年冬，闽北红军发展为五千人左右，编为闽北独立师，黄立贵同志任师长，配合中央红军打下金溪、资溪、贵溪等地。于是

闽北苏区有了很大发展，秘密工作也发展到水吉、松溪、政和地区。红军也扩充到一万二千人。

1933年秋，闽北红军编入中央红军第七军团×师五十八团，团长黄立贵。这时，黄道同志赴黎川，闽北的领导组织有所变更，闽北分区委书记是萧绍同志，闽北分区司令员薛子青，青年团书记黄富武。同年12月，敌人又开始了大规模“围剿”，崇安县城被敌占领，中央苏区黎川也告陷落，但敌人虽然占据了县城，而广大农村仍为我所控制，革命力量仍在澎湃发展。当时中央又派黄道、曾绍铭、曾镜冰、黄立贵等同志返回闽北，重新整顿了领导机关：黄道同志仍任闽北分区委书记，曾绍铭同志任苏维埃主席，曾镜冰同志任青年团书记。

1934年6月由五八团团长黄立贵政委陈一龙等同志率领部队开辟建（即水吉）松政新苏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了土地改革，成立了建松政独立营。同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闽北红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第一独立师，师长黄立贵，政治委员卢文清，政治部主任曾镜冰，下属三个团。1933年冬，敌人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蒋介石调刘和鼎部，分四路向闽北大举进攻，西路从邵武出发，首先占领邵武的二渡桥，南路从建阳出发，分出三个团占领崇安县城，东路从浦城出发侵入上梅，北路从河口出发，占领石龙、甘溪。至1935年1月，四路敌人在崇安之大安会师。于是就到处修碉堡，步步为营，合村并保，实行移民政策，阴险狡诈，企图围歼我人民武装，消灭革命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我苏区面积逐渐缩小，形势日益严重，战

斗也日益艰苦，加上李得胜（司令员）叛变革命，效忠匪党，带领一个团的兵力追击我领导机关，我方四面受敌，电台也告损失，和中央失去联络。当时领导上立即决定了战略方针，机关向小区隐蔽，红军向敌后挺进，开展游击战争，坚决突破敌人包围圈。

游击战争一开始，即在铅山的甘溪消灭敌人一个营计三百余人，缴获轻机枪六挺、步枪二百五十多支，蒋介石围剿我老区的阴谋澈底失败。而红军挺进敌后，进行神奇的游击战争，却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从八个县的游击区，开展到二十一个县，建立了闽北、闽东北、闽东、闽中四个特委。在黄道、卢文清、黄立贵，曾镜冰、王助诸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紧密依靠群众，百折不挠的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终于胜利的冲出了敌人的“围剿”圈，保存並巩固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斗争是坚苦卓绝的，尤其是1936——1937年初，坚持隐蔽斗争的机关，同志被敌人层层封锁，与外界隔绝，致粮食供应困难，吃饭成问题。同志们开始喝稀粥、扎紧腰带，挺起胸膛，仍然进行着日常工作。看看米已完了，就找野菜，野菜吃完了，还有菜根和树皮，只要土地上有植物苗长，就饿不死我们游击队。一天没冲破敌人的封锁圈，同志们的困难也增加一天，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也一天增加一天。这其中创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史诗。

猪姆岗和五府岗上是闽北著名的大岭，严冬积雪数尺，鸟兽绝迹。我们同志们在雪堆上因为没有棉衣，曾冻死十几人：如王助同志的警卫员，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同志，一般说来，这个

没有成年的小同志，在这严寒威逼而又没有棉衣的环境下，的确是容易经受的一个大灾难，但他没有叫苦，也像其他同志一样坚持着。后来被冻得实在受不住了，几次想张口叫出声音，又怕影响别人，硬咬着牙又坚持下去；直到他自己觉得没有希望了，才爬到王助同志身边，告诉王助同志说：“我不……行……了……”。这时王助同志自己也冻得不能支持，没有办法，只好把他紧紧抱起来睡；但这一点微弱的温度起不了什么作用。第二天早上我们这位小同志就这样冻死在王助同志的怀里。

由于敌人围困老苏区扑个空，又调几个团以至几个师的兵力大举进攻游击区，采用前截后追的阴险手段，攻我主力。这时战斗转入最惨酷的尖锐阶段，我军蒙受很大损失，牺牲数字也较任何一次为多，黄立贵、陈一龙、卢文清、吴先喜等领导同志，都在战场上光荣牺牲了。另外杨又仕等同志，也在敌人的法庭上顽强不屈的被残害了。部队从一千六百多人，到下山时仅剩五百人左右。

在这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中，老区人民所遭受的摧残是惊人的：如崇安五区地原的整个一条小原，共有十九个自然村全部烧光。一片村庄化为灰烬，无数的爱国优秀儿女惨遭杀害：年青妇女被强奸贩卖；老弱妇女被围困在深山，有的冻死饿死，有的被烧死。但是敌人这些野蛮凶残的烧杀，并没有使闽北人民屈服；相反的，他们革命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强，更加英勇。他们埋了亲人与同志们的尸体，擦干眼泪，收起血衣，又拿起武器，重新战斗。

不仅如此，还有更多的群众以及全家父母兄弟姐妹们一起投入战斗，他们同心高呼“报仇！报仇！为死去的父母兄弟姐妹们报仇”！

（2）八年抗日战争

1937年十月闽北主力红军改为新四军第五团，开赴苏皖前线抗战，留守处只剩下老弱残废妇女小孩及少数干部，联系群众进行救国宣传工作；黄道同志因病在河口，被特务暗杀。这时中央即着福建迅速组织领导机构，这是在曾镜冰同志为首的领导下，以王助、汪林兴等同志组织福建省委。而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国共合作机会吞灭我闽北人民革命力量，首先对我党员干部采取引诱收买手段，以瓦解我革命组织；但是这个阴谋，同样的重复了他们历史记载而失败了。于是老羞成怒，搬出蒋介石的传家宝，用流氓无耻的手段，进行逮捕暗杀：如建阳县委书记邱有贵同志及许多同志都被暗杀了。到武汉沦陷后，国民党退守四川，消极抗日，积极反共。1941年一月十四日“皖南事变”，大批共产党员及革命同志被捕，1945年国民党对闽北更连续发动五次的军事“围攻”。

第一次“围攻”，由福建保安旅赖××及陈世鸿指挥，攻击重点，主要是崇安，因为崇安是当时福建省委所在地，第二个重点是建松政地区，因在该地我们活动较公开；再次是一般地区。总之，全面受到攻击。其围攻手段是搜捕、追剿、放火、屠杀、强迫群众集体自新、执行移民并村政策、封锁粮食。诸如此类。想尽一切办法来消灭我们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並吹嘘要三个月消灭闽北共产党、游击队。

闽北党及人民在曾镜冰同志领导下，采取以隐蔽和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分别不同地区以不同办法来对付：在农村则紧密的依靠群众，分散隐蔽，藉以保存有生力量；在城市则进行合法斗争，宣传团结抗日，反对磨擦分裂。由于我农村武装的力量太小，斗争非常艰苦，但闽北党和人民正确的执行了中央华东局及省委指示，紧密团结群众，依靠群众，终于度过难关，坚持了五个月的艰苦斗争，粉碎了敌人第一次的围攻。在反围攻中闽北人民曾不顾生死地在敌人封锁迫害地困难环境下，想尽办法给我们送情报、送粮食。崇安紫溪乡岱上村群众吴老大，因连夜冒风雪给游击队报告消息被敌人杀害；但其他的群众又把消息送上山来，这充分说明了老区人民对自己部队的热爱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1942年一月敌人第二次围攻开始，以伪八十师一个师及保安一个团的兵力向我邵武、光泽、建阳、崇安、建瓯、政和、松溪等地推进，伪八十师师长李良荣为指挥，来势凶凶，企图四个月消灭我们。在军事上采用猛打穷追，组织轻装部队带锅背米进入深山，搭棚设帐四出围剿；更化装游击，欺骗群众，调查暗报。如邵武和建阳间的老鼠岗，周围有五十华里宽的深山里，敌人即驻一个团，加以控制；该山外围，有一个团兵力向前围攻。虽然给群众的严重摧残，我们武装也受到一些损失，但最后还是被我粉碎，闽北革命力量还是保存下来。

1944年一月敌人第三次围攻又开始，以反动头子钱东亮、柴“参谋”为指挥，除他们原有部队外，还调出地方的反动武装合计一个半师的兵力，进攻重点是顺昌、光泽、建阳、浦

城、水吉和建松政地区。钱东亮驻建阳指挥，柴“参谋”驻政和的东平镇指挥。其战略方式是以大兵进入我老革命区，在交通要道隘路桥头均建筑碉堡，分排驻守；另组织其精悍部队进入山区，白天搜剿，晚上埋伏。无能的敌人以为我们白天被他们赶得站不住脚，晚上一定向外突围，这样就可出我不意，突出截击而掉入他们的网内；但是敌人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我们并没有掉进网内，反是他们自己搞得疲于奔命。

不仅如此，敌人更用所谓据山守口，封锁粮食的办法来断绝我们山上游击队粮食的来源。在山外村庄则用移民并村、三光政策、来残酷地镇压人民。所谓移民并村，是在老根据地周围所有三户至二十户甚至三十户的村庄全部并到大庄去。所谓三光政策，就是抢光、烧光、杀光，所到之处，洗劫一空。并说“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人”。敌人虽用尽了毒辣手段，而我们山上游击队仍然神出鬼没地使敌人喘不过气来，革命的人民也紧密围绕在游击队的周围，始终不屈。

针对着这种情况，我们又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即面向群众，背靠山头，有计划的组织群众欺骗敌人：如敌人强迫群众带路，我们告诉群众“带大路不带小路”；敌人要群众三天报告一次，我们告诉群众“报假不报真”；敌人强迫群众搜山，我们告诉群众“搜山时大声叫喊”。

在另外一些地方，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武装，知道群众和游击队是有秘密联系的，是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用各种方法欺骗他们；因此，无能的敌人也改变了方法。守口时，由他们派兵配合；搜山时，则以几个区甚至几个县联合起来，押着成千上

万的群众以几个礼拜的时间，长期搜剿。但我们有办法对付他们：当敌人组织特务在村小路上，铺满一层松泥，使游击队晚上走过时，陷入黄土，留下脚印，以便跟踪追击，游击队却将鞋子倒过来穿，人往东走，看起来却象西去，使敌人追了空，敌人又观察小路旁的草丛，草向那边倒，他就向那边追，我们又专门派出同志把草丛拔倒在相反的方向，使敌人又追了空。我们就这样逃出敌人的追击。

在山上突围艰苦的事还多得很：煮饭没有锅，就用脸盆，没有脸盆，就用牙杯，连牙杯也没有，就砍竹子截成竹筒，把米放在竹筒里煮饭，没有竹筒，就用手帕、布头、毛巾等当锅煮饭。毛巾当锅，是一种艺术创造。方法很简单，就是把米在水中浸透，然后用毛巾包起，再把毛巾外面糊上泥疤，弄成一个球体，放在火里烧，烧好以后又软又香，真好味道。说到烧火，又要小心，敌人驻守高地，看见山上烟火，就向烟火处围捕。因此同志们就想办法挖出各种各式的地穴来煮，不冒烟火又安全。

我们在长期艰苦斗争中，很难得吃到一点乾饭。如建松政地区人民游击队，由于大村庄驻有敌人，在小村并入大村的四面封锁下，六个月没有吃过于饭，没有走过大路，没有住过房屋，没有穿过鞋子。每一个游击队员家属都遭逮捕陷害：如童生有同志是松溪二区黄西坑人，他的胞兄、姐姐连姐夫都被杀害，连祖坟也给挖掉，并把死人骨头丢到粪坑里。尽管敌人这样残酷对待革命和人民，永远不能使我们屈服，更加坚强了人民和游击队的顽强斗争性，始终充满着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

互相鼓励，相信革命一定胜利。

敌人七个月的所谓“围剿”，闽北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人民并没有被消灭；反而他们自己徒劳无功，更表现出了他们对人民的阴险凶恶的狰狞面目。反动头子顾祝同曾骂钱东亮和柴参谋是饭桶，並亲自出来指挥，开始了第四次的进攻。同样的是用钱、柴的罪恶手段，并没有什么高明绝技，结果还是同样的失败。闽北人民跟着党和游击队又一次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壮大了自己。

1944年二月，敌人发动第五次进攻。三年来，敌人四次“围剿”失败后，就变换了花样，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攻势，把部队驻守在我地区门口按兵不动，来麻痹我们。另外集中了大批特务（从江西浙江调来的特务），阴谋活动，秘密逮捕我党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逼迫他们来一个“悔过自新”后，就偷偷释放，并派遣特务混入我内部，侦察情报，准备一网打尽，或放毒药，或散布谣言，扰乱人心，企图瓦解我革命组织。闽北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早已洞察了狡诈敌人的诡计，当即发动群众提高警惕，进行反特斗争。这样，敌人残酷的五次“围剿”又宣布了全部破产，悲哀的敌人只得带着失败的命运去向他们主子哭诉哀情。

在这五次“围剿”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处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进行战斗。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在建瓯东峰设立特务机关——东南训练班，训练大批特务，派赴闽北各地。当时平均每甲都有他们一个秘密通讯员，每个村庄每条路口都筑有碉堡，监视我游击队。1942年五月日本占领了浙赣

路，伪第三战区从上饶住闽北，顾祝同盘踞崇安、建阳、水吉等县，仍然从事屠杀人民。1941年福州沦陷后，大小反动机关林立闽北。国民党为巩固其闽北统治，调出大量兵力企图消灭革命人民和游击队；我们既非在敌后，又不在边区，而是和敌人同在一地的尖锐对立场合下，进行周旋，只好密切的依靠群众顽强反击。

这五年中，我们日日夜夜都在战斗，里里外外都得警惕，一草一木都是宝贵的财产，一分一秒都是难得的休息机会。在万分困难中，我们曾受到一定损失：如王助、汪林兴、林兆荣、叶良运等同志都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了；卢茂渠、简翠容、华英、叶果林等同志在敌人法庭上顽强不屈地牺牲了；李刚、叶捷、蔡翔云（女）等同志被包围在深山饿死了。但，同志们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却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如崇安六区村头村，过去有五十多户，被敌人烧杀后只剩下十八户。该村的男女大小全被敌人捕去，用灌水刺针，绑吊毒打等严刑来逼取口供，但坚毅的人民没有告诉敌人一句话，而逃出来的人民，又继续不断的把米送给游击队，仍然积极的为游击队探消息、送情报。敌人烧去了他们的房屋，杀死了他们的亲人，又把剩下子女送入革命队伍，他们曾亲自找到曾镜冰同志要求收留他们的孩子参加游击队。又如水吉县叶坑村，是一个卅五户的小庄子，1943年敌人第三次围攻时，该村房子全被烧毁，当场杀死两人捕去七人，其余全部逃上山去。在这时，我们游击队也被敌人紧紧追赶，无处隐蔽，但遇到他们时，他们不顾自己安全，毅然将游击队带进自己隐蔽的深山，分头